

信仰基要系列

What is the Christian Worldview?

什么是基督教世界观？



Basics of
the Faith

S E R I E S

菲利普·格雷厄姆·赖肯

Philip Graham Ryken

什么是基督教世界观？

信仰基要系列

什么是改革宗教会？

什么是真正的加尔文主义者？

什么是圣餐？

什么是真实的归信？

什么是拣选与预定？

我们的孩子如何归信？

为什么要为婴孩施洗？

什么是基督教世界观？

菲利普·格雷厄姆·赖肯



P U B L I S H I N G

P.O.BOX 817 • PHILLIPSBURG • NEW JERSEY 08865-0817

What Is the Christian Worldview?

Basics of the Faith

Philip Graham Ryken

Originally published 2006

P&R Publishing

P.O. Box 817

Phillipsburg, NJ 08865

<https://www.prp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2026

P&R Publishing

Scripture quotations are from CUNPSS — 神 . Public domain

This volume is part of P&R Publishing's "P&R for China" project.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provide multiple hundreds of P&R's books in Simplified Chinese, completely free, for the Chinese church.

P&R for China is supported by donations from P&R, foundations, churches, and interested individuals. The money is used to pay our team of Chinese editors and proofreaders. P&R makes no money from this project.

To learn more about P&R for China,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

To become a supporting partner of this kingdom ministry,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我們目標是翻譯所有 P&R 出版社的書，免費提供給所有的中國教會。如果你有感動在財政上支持我們，請用以下網絡鏈接線上捐款：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We encourage you to let us know how this book has helped you and if you find any translation errors.

我們誠邀您反饋這本書對您的幫助，或者您發現此書有任何翻譯錯誤

Please email | [請電郵](mailto:China@prpbooks.com) — China@prpbooks.com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NOT FOR SALE





■ 每个人看待世界的方式都不尽相同，请思考下面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例子：

我正在街边将十六英寸厚的积雪铲成高堆时，一位邻居驻足揣测这些积雪何时会消融。“既是上帝降下这场雪，”我答道，“也唯有上帝能将它挪去。”邻居对我的逻辑明显不以为然，轻哼道：“你知道这只是低气压系统造成的。”我当然明白气象原理，但我更深信连天气系统也处于上帝全权的掌管之下。

当我正欣赏家中新添的艺术品——纽约艺术家藤村真以道成肉身、恩典与代赎为主题创作的大型精美抽象版画时，本地画廊经理询问能否借展这些作品。她深知有些基督徒对艺术缺乏鉴赏力，而多数非基督徒对福音理解有限，所以她希望教会与社区都能看见基督教艺术家的创作。因为我也想我喜欢的作品，我们便商定了交接的日期与地点。

我的岳母为人热情友善——这种作风在费城街头却未必总受欢迎——她试着与我的一位邻居亲切攀谈。“莱肯家刚又添了一个孩子，”她说。“哦，”邻居显然不为所动，“那些信教的人总是生一大堆孩子，对吧？”

我们在公园打棒球，轮到杰克击球。他才四岁，但很清楚击球区的动作——不过事实证明，他对跑垒的规矩就没那么明白了。他击出一记迅猛的地滚球直飞投手丘，我接住后传向一垒封杀出局。杰克突然偏离垒线，在内野胡乱跑了一圈回到本垒。“我可以自己选垒包，”他说道，听起来像是后现代的道德准则。我笑着回应：“好吧伙计，你可以自选垒包，但那不是真正的垒包，所以你还是出局了。”

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相遇，无一不显明当事人的世界观。我铲雪的方式见证着上帝的创造与护理；墙上悬挂之物彰显耶稣基督的美善与真理；养育家庭的方式显明我对爱、婚姻及上帝对世界之旨意的信念；就连打棒球的方式也反映有序宇宙中休闲的目的。成为基督徒带来的改变何其大哉！

与此同时，他人的反应也揭示其世界观——例如他们否认上帝存在，或坚持按自己的规则生活。即使是最寻常的人际交往，也会反映出人们在艺术与科学、工作与娱乐、家庭与社会，乃至生与死这些根本问题上的价值取向。每当我们与这个世界上的人事物接触时，我们的世界观便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

世界观之间也难免相互碰撞。上述例子都涉及日常生活中相互冲突的信念，但不同的世界观当然会对整个文化产生广泛影响。当今社会的主要冲突——例如创造论与进化论之间的冲突、自由与恐怖主义之间的冲突、大众娱乐中体面与堕落之间的冲突，或生命权与所谓死亡权之间的冲突——都发生在世界观交锋之处。

基督教与非基督教世界观的冲突要求我们进行文化参与。在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中，基督徒常会发现自己的观念遭受攻击。我们如何在当今争议性议题上持守以基督为中心的立场？又如何在家中、教会、学校、职场及思想市场上活出信实的基督教见证？唯有藉着这本小册子所介绍的世界观：一种始终如一的基督教世界观，它能塑造我们的思想，引导我们的言语，并激励我们的行动。

何为世界观？

世界观——或如某些人所称的“世界与生命观”——是我们用以理解世界的认知结构。我们的世界观是我们预设的前提，是我们看待生命的方式，是对宇宙的诠释，是灵魂的定向。它是“我们关于事物基本信念的全面框架”¹，或是“我们一切日常思想与行为赖以转动的枢纽”²。

理想状态下，世界观是一个经过充分论证的信念体系，能对人类存在的意义提供真实而统一的视角。或者说，世界观是我们为回答以下问题而讲述的故事：为何存在万物？我们如何确知？我们何而来，究竟为何在此？为何一切如此错谬？是否有修复的希望？我当如何度过生命？最终这一切将引向何方？

无论你是否意识到，我们都有关于自身身份、起源与归宿的基本观念。这无可避免。即便从不反思自己世界观的人，依然在按照他的世界观生活。这深植于我们的思想，以至于我们通常完全没有察觉到、视之为理所当然。世界观常被比作眼镜，但或许眼球本身是更贴切的类比。你上一次意识到自己正在看东西，是什么时候？我们甚至不会去注意到观看这个行为；我们只是观看，且时刻都在观看。同样，即便从不思考世界观，我们仍透过它审视万物，并将此认知应用于生活。

此外，我们的世界观总揭示着我们的信仰。兰登·吉尔基（Langdon Gilkey）写道：“无论意愿如何，人作为自由受造物，必须依照某个选定的终极目标规划人生，必须围绕某个选定的终极忠诚来生活，必须将安全感托付于某种可信赖的能力。人不可避免地将其生命植根于某种终极之物。”³即便自称不信上帝之人，也有他们赖以依靠的事物——这体现在他们完成课业的方式、对待同事的态度、金钱的使用，以及一切行为中。我们最关切的事物就塑造着我们的身份。正如圣经所言：“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23:7）。

因此，世界观是我们最重要的特质之一。G.K.切斯特顿（G.K.Chesteron）常以事例证明这一点：“对房东而言，了解租客收入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了解他的哲学。”⁴我自己也有过这种经历。1988年我和妻子丽莎初到费城

时，身无分文、没有工作、毫无收入。看房当天，另有三位租客同时参观。然而，房东几乎是违背自己的判断，最终还是把房子租给了我们。为何？因为他听说我将就读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由此知晓我们的世界观。尽管他并非基督徒，却正确地推断出我们会找到工作、勤奋努力并按时缴纳房租。

基督徒持守真实而完备的基督教世界观至关重要——不仅找房时如此，更应始终如此。我们看待自身与周遭世界的方式，是否与上帝视角一致？抑或我们正从其他角度观察？这是检验任何世界观的关键问题：我们的认知方式是否符合世界本相？我们是否按上帝所启示的真相认识世界？

在这个后现代时代，许多人宣称现实本身具有可塑性，认为宇宙会顺应我们的认知方式，声称有多少种世界观就有多少个世界。但这并非实情——当我们试图将己见强加于人，或日常生活困境磨平我们世界观棱角时，便会发现这点。主张绝对不受限制自由之人，与认为需要道德社会约束之人，不可能同时正确——其中必有一方需要让步。

唯有彻底且一致的基督教世界观，能完全吻合上帝所知的宇宙真相。本小册旨在通过勾勒基督教世界观的宏观轮廓及其若干实践意义，帮助人们以基督教视角思考日常生活。⁵ 简言之（下文将逐一阐释），基督教世界观帮助我们理解：

全能上帝创造世界和其中万物的方式，包括他按自己形象所造的人（创造）；

我们背离造物主的方式，选择为自己而活，而非为他的荣耀，因而落入罪恶世界的咒诅之下（堕落）；

上帝藉着他儿子之受难与复活拯救其子民脱离罪与死亡的方式（恩典）；以及

耶稣基督现今并将来在上帝永恒国度中的至高地位（荣耀）。

一旦我们明白了这套关于人类存在的四重解释，就能把它应用于生活的任何领域。如此，我们便能从上帝的视角理解：为何特定事物被造（创造），其出了什么问题（堕落），如何在耶稣基督里开始寻得恢复（恩典），以及最终会变成何等模样（荣耀）。

可悲的是，多数基督徒是否对本该因恩典而拥有的世界观有清晰认识，实在令人怀疑。看看那些揭示我们生活方式的流行调查吧——我们屡次沮丧地发现，基督徒的生活模式与世人基本无异：家庭暴力发生率相同，离婚率相同，消费的自私模式相同，沉迷行为也与总体人群一致。这怎么可能？

深入探究时会发现，那些完全认同基督教世界观核心原则的基督徒，确实过着与众不同的基督徒生活。但问题在于：根据一项颇具影响力的调查，仅有9%的重生成年

人和2%的重生青少年真正持守这些原则⁶。既然如此，那些自称基督徒的人却过着非基督徒的生活，还有什么可惊讶的呢？一份男性事工通讯报道称：“在教会中每十位男性里，有九位的子女会离开教会，八位对工作感到不满，六位仅支付信用卡最低还款额，五位存在严重的色情问题，四位会经历离婚，只有一位拥有合乎圣经的世界观。⁷”

最后这项统计数据解释了其他所有现象：大多数基督徒男性并未持有基督教世界观。教会未能对文化产生变革性影响的理由在于，我们既不认识、也未活出那本于圣经、以基督为中心、被圣灵充满、荣耀上帝的恩典世界观。

真实存在且不沉默的上帝

学习基督教世界观的起点正是圣经的开篇：“起初神创造天地”（创 1:1）。每种世界观都有一个核心观念。自然神论——这或许是当今美国最普遍的世界观——的基本观念认为，一位超越的上帝创造了宇宙，随后便任其自行运转。自然主义者则相信根本不存在上帝，唯有物质宇宙。诸如此类。

然而，统一基督教世界观的不仅是一个观念，更是全能上帝的本体与特征。圣经并非将上帝呈现为某种逻辑论证的结论，或是超越我们理解的奥秘，而是作为整个宇宙万物的根本前提。上帝始终是我们认知的终极框架，作为万有核心的至高实在——万物的起源与归宿。

无神论因否定上帝的存在，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世俗人文主义或其他任何以自我为宇宙中心的世界观亦然。我们的出发点不是自己，而是上帝；他的存在与本性乃是“万有独立的根源和超越的准则”。⁸ 我们的一切思考，都当由上帝出发，逐层展开。

然而，对上帝仅有粗浅的相信并不足够。我们必须信靠那位真实存在的上帝，而非某个别的神祇。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宗教也相信神——有时甚至相信许多神——但它们对神明的界定并未持守在圣经所启示的界限之内。此外，许多自称有宗教信仰的人，对上帝根本没有一种连贯一致的认识；即使有，这种认识也往往出自他们自己的愿望，而不是出于上帝的启示。某社会学家指出，当下多数美国年轻人信奉的信经中，“上帝主要作为解决问题并使人愉悦的存在而存在，是随叫随到的神圣管家兼宇宙治疗师”⁹。

美国影星查德·艾伦（Chad Allen）的言论堪称这种自我中心宗教思维的典型例证，他描述自己个人对上帝的理解如何强化了其同性恋生活方式：

“我以自己理解的神为标准评判所有行为。这标准极具力量且自成体系。当我心灵深处确信上帝创造了我这份爱的美好表达时，便深感平安...这是植根于天主教童年熏陶，又融合佛教哲学、印度教思想、印第安信仰，最终形成的深厚信心。最终，在走过与成瘾和酗酒抗争的历程之后，我找到了一位对我而言真正有效的“更高力量”¹⁰。

但基督教世界观并非始于我们臆想中的上帝——即“我所理解的上帝”。相反，基督教始于那位真实存在的上帝。这不是关乎我们，而是关乎他。

当我们说“上帝”时，指的是圣经中那位具备一切完全属性的上帝，而非塔木德、古兰经或其他宗教经典所描述的上帝。我们指的是那位全知、全在、全能、自足的上帝；是唯独无限、永恒、永不改变的上帝——在智慧、能力、圣洁、良善、公正、真理与爱中永不改变。我们指的是那位自我启示为“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出 34:6-7）的上帝。我们指的是那位绝对全权的上帝，他在一切时空掌管万有，并自由预定一切所发生之事（参弗 1:11）。我们指的是圣洁无瑕的上帝，他以公义审判罪恶；也是那位在十字架上彰显爱的上帝，他在基督里有救赎子民的计划。我们指的是“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提前 1:17），荣耀永归于他。我们指的是那位以彰显自己荣耀为至高目的的上帝——这荣耀即上帝本体的伟大与威严，显明于他的作为中。

这位独一无二永活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换言之，他是一位上帝，却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与圣灵。这是宇宙核心的奥秘——从亘古到永远，独一的真上帝以三个位格永恒共存，彼此相爱，同尊同荣。同永恒，且无限喜悦于自己本体的荣耀。这位上帝就是我们生活、动作、存留所在的那位（徒17:28）。正如弗朗西斯·薛华（Francis Schaeffer）所说，这就是那位真实存在的上帝¹¹。

就如薛华继续所言，这位上帝并非沉默。¹² 圣经中三位一体的上帝已经说话。他向我们启示自己，使我们能认识他是谁。上帝通过创造的普遍启示和他话语的特殊启示两种方式成就此事。更正教改革家们喜欢说上帝赐给我们两本书。一本是创造之书；我们藉他所造的万物认识他：“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诗 19:1 - 2）。然而，创造并非上帝启示自己的唯一途径。他还赐给我们他话语的书卷。正如诗篇作者接着所言：“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诗 19:7）。上帝在圣经的话语中启示自己——包括他公义的律法与救赎的福音——正如在创造的作为中一样。

然而圣经并非上帝之道的全部。还有道成肉身的上帝之道，即圣子耶稣基督。这一宣称是基督教独有的，它是唯一宣称上帝自己成为人、取了我们人性肉身的世界观或宗教。如今上帝在他圣子的位格与工作中显现；因为“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来 1:2）。看见耶稣就是看见父（参约 12:45）。因此，在基督里我们认识永活的上帝，而在认识基督的同时，我们也委身于以基督为中心的世界观。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之子，那么我们也必须接受他关于上帝以及我们在罪与救恩中的观点。

唯有因为上帝以这些方式启示了他自己，我们才有可能形成基督教的世界观。我们如何能够对任何事物获得真实的认识呢？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是因为上帝已经在他的作为和他的圣言中启示了自己；这圣言既是成文的，也是道成肉身的。倘若上帝未曾如此启示自己，我们便只能困在纯粹属人的视角之中。后现代主义将这种

多元主义推向不合逻辑的极端，否认我们对现实有任何超越性的视角，进而主张所有世界观对真理都有同等诉求。我们拒绝这种思想混乱，因为上帝已启示自己，使我们如今能分辨真伪。弗朗西斯·薛华曾说：“基督教并不是复数意义上的一系列真理，而是以大写字母‘T’开头的真理（Truth）。它是关于全部实在的真理，而不仅仅关乎宗教之事。合乎圣经的基督教，乃是关于全部实在的真理——在理智上持守这完整的真理，并在这真理的光照之下生活¹³。

换言之，上帝并非只是拥有某一种视角；他所拥有的，乃是完整无缺的洞见。正因为他已经启示了自己，我们才可能对这个世界获得真实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仍不完全、也不完备，我们却能够追随上帝的思想，并按上帝所知的真相来认识真理。一切真理都是上帝的真理。因此，正如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所正确指出的，一切知识都在于“我们的观念与上帝的观念相一致”¹⁴。

基督教是一种上帝所赐、以圣经为根基、以基督为中心的世界观。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连贯而全面的实在图景；这幅图景始于那位无限、具有位格、三一而真实存在的上帝。他并非缄默无言；早在万有存在以前，他就在爱中说话，如今又在受造世界和他的话语中启示自己。约翰·派博（John Piper）写道：“离开上帝，任何事物都无法得到真正的理解；凡把他排除在外、对万事万物所作的一切理解，都只是肤浅的理解，因为它们遗漏了宇宙中最重要的实在。”¹⁵

创造：我们最初的样子

我们稍后将探讨这一世界观的一些实际影响，但在上帝之后是什么？神学家们沿用一种最早可追溯至四世纪奥古斯(Augustine)的架构，通常将基督教的世界观按照救赎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创造、堕落、恩典与荣耀¹⁶。

上帝的本体居于首位，但当我们论及上帝的作为时，必从创造起始。我们再次遵循圣经的逻辑：“起初神创造天地”（创 1:1）。藉着他大能的话语，上帝从无中创造了整个宇宙，“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来 11:3）。存在之所以非虚无，万物之所以呈现其本相而非他貌——皆因上帝为他自己的荣耀创造了万有。

因此存在一位创造主与受造界，二者截然不同。创造主不可与他的造物混为一谈，仿佛宇宙本身具有神性。这是新时代异教与泛神论的谬误，它们企图在我们内部寻找上帝。物质宇宙也并非全部的实在，仿佛自然就是终极实在，物质就是唯一重要之物。牛津大学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是把进化论奉为一种世界观的主要倡导者；他这样概括这种唯物主义哲学：“归根结底，没有设计，没有目的，没有善恶，只有盲目而冷酷的漠然。”然而与道金斯博士的信念相反，宇宙乃是由上帝设计，他照着自己的旨意创造了宇宙，使其成就他所定的目的。创造主与受造物之间的这种关系，乃是基督教世界观的一项基本原则。

当我们称上帝为创造主时，我们再次特指三位一体的上帝。创造不仅是圣父的工作，亦是圣子与圣灵的工作。圣经开篇告诉我们，当上帝创造宇宙时，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创1:2）。但圣经特别强调基督作为创造者的工作。圣经说：“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林前8:6）。万有都本于父，藉着子：“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西 1:16；参约 1:1-3）。受造界万物都与耶稣基督相关，若离开他，整个宇宙中没有任何事物能被完全或正确地理解。

这一伟大真理使基督教成为自始至终以基督为中心的世界观。耶稣不仅是救赎的中保，也是创造的媒介。耶稣基督是创造之主上帝。宇宙是藉着他、靠着 he 并为他而造。此时此刻，他正以护理之工托住万有（参来 1:3）。我们持续的生存都归功于作为上帝之子的耶稣基督。约翰·加尔文写道：“找不到丝毫智慧、光明、公义、能力、正直或纯全真理不是从他而出并以他为源头的。因此，我们应当学习从他那里盼望并祈求这一切，并感恩领受他的赐予。”¹⁸宇宙从何而来、现今如何、将往何处，都与耶稣基督的位格和工作息息相关。

若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创造主，那么受造界便显明他是谁。这是他性情与属性的启示。使徒保罗写道：“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 1:19-20）。正如诗人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所言：“整个世界都充盈着上帝的荣美。”¹⁹

在教导我们认识上帝的同时，创造也教导我们自己是谁。这是任何世界观都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之一：我是谁？我为何存在？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诗作《被埋葬的生命》中，描述了我们那种狂野、深邃而饥渴的渴望——“想知道生命从何而来，又将去向何方”²⁰。进化论的自然主义宣称我们仅是毫无意义的偶然产物，因此生命并无既定目的或终极归宿。我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我们为自己编造出来的目的。

基督教给出的答案是：我们的生命源于上帝。创造的巅峰在第六日来临，那时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造人”(创 1:26)。这彻底否定了任何以人为万物尺度的人文主义观念。我们并非自我创造，因此无法自我定义身份。我们的本质与存在皆由上帝命定，生命的意义全然仰赖于他。

许多人抗拒这种依存关系，因为他们更想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如同存在主义者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一样宣称：“并不存在什么人性，因为并没有一位上帝预先构想它……人无非就是他自己所造就的样子。”²¹然而，人类并不是运动中的分子随机碰撞所产生的结果；我们乃是受造界的冠冕，是智慧设计的最高杰作。我们虽然出于地上的尘土，上帝却将生命之气吹入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有生命的人，具有身体和灵魂(创2:7)。

当上帝在创造万物时，他按自己的形像造了我们。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短短两节经文就三次提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创 1:26 - 27)。如同新铸的钱币，这形像乃是按照原

型的样式所造。因此，男女受造具有上帝的形象，意味着我们被造得与上帝相似——不是在任何身体意义上，而是在我们人格的诸多方面，例如理性、灵性、创造力、沟通能力、道德意识和治理权柄。一切人类生命——从母腹直到坟墓，乃至此后——之所以具有独特神圣性，正是因为上帝照着他自己的样式创造了我们。

上帝的形象为我们理解人受造的目的，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倘若我们的所是反映了上帝的所是，那么我们便不是独立存在，也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在与上帝的关系中存在。我们受造，是为要认识他、爱他、敬拜他，并事奉他。《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开篇宣告：“人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上帝的首要目标是他自己的荣耀，这也是他对我们的目标。我们被造是为彰显上帝的威严，离开他，我们便没有真正的目的与意义。我们至高的喜乐与存在的真正理由，在于以上帝无限的荣耀为乐：“耶和华阿，荣耀不要归与我们，不要归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

（诗 115:1）

因此有一位创造者，也有他按自己形象所造、并呼召来荣耀他的受造物——即向这位至高威严者献上一切敬拜与尊荣。我们荣耀造物主的场所，是在他美好的创造之中。在此我们铭记造物主对一切受造之物的价值判断。创造之工每日完成后，上帝察看所作的都看为好。当创造全部完工时，“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 1:31）。与主张善与恶同为终极实在的伊斯兰教相反，上帝告诉我们他起初所造的尽都完美。这神圣的嘉许赋予我们基督教的创造观：万物皆为上帝的荣耀而被造为美好；因此，神圣与世俗之间并不存在截然的分割。

基督徒不能将他们的信仰局限于私人生活范围，而必须在生活的每个层面——无论是公共还是私人——追求上帝的旨意。基督教是一种肯定世界的世界观，将整个创造视为来自上帝的礼物。

诚然，历来总有一些基督徒，对受造界的某些方面心存疑虑。面对美食、佳酿之类身体上的享受时，他们往往选择禁戒；即使偶尔享用，似乎也总带着一种良心有愧的戒惧。使徒保罗却借着颂扬受造界的丰盛，否定了这种不够合乎基督教的世界观：“凡上帝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提前4:4）；“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林前10:31）。我们在身体中所行的事——即便是饮食这般基本之事——都蒙造物之神的赐福。

由此我们可与日常生活建立直接联系。上帝创造我们，是要在他美好的创造中荣耀他。《儿童教理问答》以优美的简洁表达了这一真理：“1. 谁造了你？上帝。2. 上帝还造了什么？上帝造了万物。3. 上帝为何创造你和万物？为他自己的荣耀。”这些问题简单到连小孩也能学会，知道答案的人已踏上认识基督教世界观的路程。如今我们只需将荣耀上帝的目标延伸至生活的每个层面。唯有理解我们所行之事以特定方式归荣耀于上帝，才算真正明白其目的。无论铲雪、挂画、与邻舍交谈或打棒球——我们都当能说（并知其缘由）：“主啊，这都是为你，全为你的荣耀。”

我们可以怎样荣耀上帝呢？我们以赞美来荣耀上帝，敬拜创造主，而不是敬拜他美好受造界中的任何事物。仅仅承认上帝存在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欢然颂扬他的威荣。

“上帝得荣耀，”乔纳森·爱德华兹说：“上帝得荣耀，不仅在于他的荣耀被人看见，也在于人因他的荣耀而欢喜。”²³我们最高的喜乐和最大的满足，正是在敬拜创造我们的上帝之中。正如奥古斯丁所说：“你激动人以赞美你为乐，因为你为自己创造了我们；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里面，便永远不得安宁。”²⁴

我们也蒙召用身体来荣耀上帝。创造论肯定了人类身体作为上帝所造之物的良善。身体本身并非罪恶败坏的源头，也不是灵魂需要逃离的牢笼。相反，身体是上帝美好创造的一部分，因此能被用来彰显他的荣耀。这也明确包括我们的性，因为性同样属于上帝称为“甚好”的创造，是一份当在婚姻中以感恩、敬畏和喜乐领受的恩赐。上帝吩咐亚当和夏娃“生养众多”（创1:28），而按着上帝的设计，这一使命只能通过婚姻关系来成就。亚当夏娃的亲密关系是其圣约关系的印记，在上帝面前彰显了他们灵里完全的联合。

创造论由此肯定了婚姻——并延伸至家庭——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爱之关系。更具体而言，婚姻乃是一男一女在爱的盟约中结合，彼此委身，终身相守；这一界定在道德上排除了所谓的同性婚姻，以及任何发生在神圣婚约之外的性结合。上帝指出亚当独居不好（创2:18），这是整个创造中上帝唯一称为“不好”的事：亚当的孤独。人本来就是社会性的存在，要在群体中生活，与其他同样按上帝形象受造的人彼此依存、共享生命。从起初，上帝便赐给他一位女子作他的伴侣；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相爱的关系将发展成为家庭、群体、城市，并最终形成文化。

我们也被呼召在工作中荣耀上帝。工作本身并非堕落的后果，而是上帝在创造时赐下的美好恩赐。起初，工作并非如某些人所声称的咒诅，而是一种呼召。上帝将亚当安置在园中“使他修理看守”（创 2:15）——换言之，让他管理园子。随后他造夏娃作亚当的帮手，共同完成这美善之工。正如上帝完成了创造之工（创 2:2），他也将工作作为礼物赐给他的子民。无论上帝呼召我们在日常职业中从事何种工作，都因我们按着这位作工之上帝的形象被造而具有尊严。正如圣经所言：“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传 2:24）

我们也被呼召在安息中荣耀上帝。这同样是创造秩序的一部分。上帝用六日完成创造之工，第七日便安息了（创 2:2）。继而他以良善为本，赐我们效法他的恩典——七日中有一整日歇下劳碌。上帝定意让我们遵循他劳逸相间的模式（参创 2:3）。通过敬拜和以上帝为中心的休闲活动而得安息正表明他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

我们还能如何荣耀上帝？创造论肯定了环境的重要性，我们负有仁慈管家的责任。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 1:26）。神学家称之为“创造使命”的一部分。我们是上帝在地上统治的代表。上帝已将他创造的丰富交托我们管理（参诗 8:6）。当然，万物仍属于他，因为“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華你的神”（申 10:14）。然而，上帝已经把属于他的一切交托给我们，使我们负责看顾。这使我们有权使用受造界来荣耀他，却无权以伤害上帝所造之物的方式滥用环境。

创造论也呼召我们享受自然，同时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基础。创造不仅与科学毫无冲突，反而通过建立一个有序的宇宙使科学成为可能。要记住，自然是上帝赐予我们阅读的两本书之一。早在伊甸园中，亚当就已开始科学的分类工作，为每种动物起专有名字（创2:19-20）。自此，上帝的子民一直对科学研究抱有浓厚兴趣，以此探索造物主的心思。若有正确的理解，科学就不仅是对物质宇宙的研究，也是对上帝所造之万有的探索与欣赏。深明此理的一位科学家，便是著名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

（Johannes Kepler）。当开普勒观察诸天及其精确严密的数学秩序时，他相信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是在追随上帝的思维。开普勒说：“上帝按量度规范建立世间万物，也赐予人类能理解这些规范的心智”，并进一步指出：“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正是要我们能够认识这些法则，从而分享他自己的思想。”²⁵

创造论同样肯定了音乐与艺术。虽然创世记1-2章没有具体提及，但我们藉视觉与听觉所作之事本就体现了上帝在创造时给我们的能力。我们的创造主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腓 4:8）。且不仅限于思想——更要谈论、歌唱、舞蹈、描绘它们，在一切艺术形式中探索其真与美。

人类生活的这些不同层面，共同构成了神学家所谓的“文化使命”。我们从上帝领受了责任，要以彰显造物主配得赞美的方式，开发受造界中所蕴藏的各种可能，从而使全地充满他的荣耀。我们应当在科学、政治、商业、体育、文学、电影及一切艺术领域践行这一使命。荣耀上帝不应仅是生命的某个部分，而是整个生命及其一切丰富层面。这本是万物被造时应有的样式。

堕落：失落的乐园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某些事物出了问题，且几乎从一开始就出了错。尽管创造对基督徒的世界观至关重要，圣经却出人意料地只用寥寥数页（主要是创世记的几章）记载其过程——这是因为人类如此迅速地堕入了罪中。

要理解人类如何堕入罪中，我们必须知道上帝要求亚当遵行的律法。完全荣耀上帝的唯一方式就是绝对顺服他。因此上帝给予我们始祖这项考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 2:16-17）。这是上帝与亚当所立的圣约，是创造之约（或称行为之约），亚当作为全人类的代表，有义务完全顺服上帝。上帝创造了一个道德宇宙，顺服的奖赏是生命，悖逆的惩罚则是死亡。

分别善恶树是对人类忠心的关键考验。它唯一要求的正是唯一重要之事：对上帝旨意的完全顺服。因此，亚当必须作出选择：是为上帝的荣耀而活，还是为自己的荣耀而活。正如清教徒所说，他处于一种“有能力站立，却也有自由跌倒”的状态。如果他选择顺服上帝，他将永

远活着，完成上帝赋予人的创造使命与文化使命：与敬虔的后代一同遍满全地、治理全地，并在与上帝立约的关系中，使人类文明发挥其完全的潜能。

当然，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始祖若吃禁果，失去的将是一切，而所得的却没有一样真正值得他们去得。然而，他们仍追求自主独立，背弃了与上帝的圣约：“[夏娃]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创3:6）。寥寥数语道尽人类苦难的总和。关键在于要明白这是发生在时空历史中的真实事件——确有一个名叫亚当的男子，从女子夏娃手中接过果子，放入口中。基督教借着指出邪恶源于一个真实历史事件，从而界定了世上罪恶的肇始。

自那时起，万物皆陷入可怕的错谬。试想罪带来的可怕后果：罪带来罪咎。亚当夏娃甚至来不及擦去唇边汁液，便已知自己是罪人：“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创3:7）。他们的羞耻显明了在上帝面前的罪咎。因亚当是我们的圣约代表，他初罪之汁亦流淌在我们唇边。我们生来便有罪咎，因此都活在神圣的定罪之下。亚当的堕落即是我们的堕落，是全人类堕入罪中的开端——而我们又以自身罪恶不断印证这堕落。

罪还带来疏离。昔日亚当夏娃常在日凉时分与上帝同行，如今却“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華的面”

（创3:8）。罪人本能地知道上帝过于圣洁，无法直视他们的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始祖一听见上帝在伊甸园中行走的声音，便心生惧怕。他们听见他临近，就真的“躲避耶和華的面”。这正是我们所有人都会做的事。我们躲避上帝，不愿承认自己得罪了他，也不愿承认他对我们生命拥有主权（参西1:21）；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又一直在挣扎着寻找他。

罪带来的疏离既是横向的也是纵向的——既影响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纵向），也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横向）。背叛上帝之后，我们发现自己也与彼此疏离。亚当与夏娃之间的裂痕在他们犯罪的那一刻就显明出来——他们感到需要穿上衣服，以躲避他人目光的审视。很快，亚当就对疏离的妻子发起了第一次攻击。当上帝问他是否吃了禁果时，亚当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创 3:12）这绝非绅士风度。亚当的认罪（“我就吃了”）几乎像是事后补充。他真正的意图是将责任推给夏娃——这正是堕落人类一贯的伎俩：我们以“这是别人的错”为借口来为自己的罪开脱。

我们只能想象，离开伊甸园之后，在那些漫长而忧伤的岁月里，亚当与夏娃曾有过多少痛苦的争吵。“要是你当初没吃那禁果就好了！”夏娃会说。“可你是第一个吃的！”亚当会这样反驳。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在史诗《失乐园》（Paradise Lost）中这样描写他们无休止的彼此指责：“他们就这样在彼此控诉中/虚度无益的时光，却无自责之意；/这场徒劳的争辩似乎永无终结。”²⁶弥尔顿说得对——人类的冲突永无止境。每个人都自认是受害者而非加害者，永远是被得罪而非得罪人，人际关系中处处充满纷争与不和。

家庭之中充满了疏离。妻子批评丈夫，丈夫则以怒气回应，结果许多婚姻最终以离婚收场。儿女悖逆父母，父母也惹儿女的气。老年人以“怜悯”之名被夺去生命，而尚未出生的婴孩则永远见不到天日。教会内存在疏离，

各派系皆宣称上帝站在自己一边。社会中也充满疏离，男女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性别战争，通常以女性处于劣势告终。职场上的疏离表现为竞争者互相利用与伤害以求晋升，企业贪婪地榨取普通员工的劳动价值。上司滥用权柄，工人揭竿反抗。经济领域同样如此，压迫已深深织入全球市场体系，使穷人陷入不公正的罗网。全球范围内更充斥着疏离，常以武装冲突形式呈现：国与国相争，族与族相斗；独裁者压迫本国人民；恐怖分子实施无差别暴力；超级大国则提供助长战火的武器。

难怪人类自身被称为“人最棘手的难题”。²⁷ 基督教历史对此提供了最精准的解释——直指其本质为罪。我们已何等远离上帝形象的荣美！这正是堕落境况的悲剧：“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 3:23）。倘若创造所呈现的是正常的状态，那么堕落便使我们陷入了反常。我们起初美善的痕迹虽然仍有残存，如今却已被罪可怕地败坏。正如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所说：“人的伟大如此显而易见，甚至连他的悲惨也足以证明这一点。”²⁸ 我们已经成了一片仍带荣光的废墟。或者换一种说法：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形象如今已经扭曲，仿佛哈哈镜中的面孔。人的败坏如此深重，以至于每一个人的每一部分都沾染了罪。罪败坏我们的内心，使我们的情感趋向不圣洁的欲望；罪败坏我们的感受，使我们陷入情绪的纷乱；罪败坏我们的意志，使我们不愿选择善。我们的整个本性都被罪所败坏。我们从里到外，彻头彻尾都是罪人。

罪甚至败坏我们的思想，以致如今我们无法跟随上帝的思想。我们误解、曲解并错解。在堕落的本性中，我们甚至无法理解基督教世界观，更遑论按其原则生活。使徒保罗如此说道：“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惟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灵前 2:14）又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

（林后 4:4）；“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弗 4:18）

我们在生命的每一个领域都看到背约的后果——事实上，这些领域正是我们先前视为上帝对人类创造旨意的一部分。我们不在敬拜中尊荣那位临在的上帝，也不为他美好的创造献上感谢，反而追求自己的荣耀。我们不敬拜造物主，却敬拜他所造之物：“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罗 1:21, 23）

我们没有以身体荣耀上帝。由于罪的败坏，我们身体的肢体竟成了不义的器具。这一点在我们的性方面尤为真实。试想性罪中的一切情欲、自我满足、变态与虐待，再想想当性被用于违背上帝美好设计的方式时，对我们生活造成的一切伤害。

我们没有在蒙召的工作中荣耀上帝。按照堕落所带来的咒诅——也就是上帝对亚当之罪所施行的公义审判（参创3:17-19）——人仍须治理这地，但如今，劳动真正成了劳苦。土地惟有在人汗流满面、辛苦耕作之下才肯出产，因为受造界也因罪而落在虚空之下（参罗8:20）。

如今，人不只是需要打理园子，还需要将荒野变为园囿。这荆棘蒺藜的咒诅不仅临到农夫，更临到所有住在伊甸以东之人。工厂、会议室和办公室隔间，都已成为败坏与压迫之地；我们每个人也都尝到工作中常有的枯燥、劳碌与不满。正如哲人所叹：“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传 2:22）

堕落的咒诅延及家庭，使妇女在其作为妻子与母亲的独特呼召中受苦（参创 3:16）。这被圣经称为咒诅的，部分指分娩之痛，亦指向更广泛的生育困境——包括堕落世界中女性遭遇的种种挫折：未婚未育、养育之艰乃至丧子之痛。上帝对男女的咒诅共同表明：每一代人最基本的两项使命——谋生与养育——都需历经苦难方能完成。

我们也从人类对环境的漠视中，看见人犯罪的实效影响。鉴于圣经揭示上帝藉创造彰显自身，这近乎亵渎。鉴于圣经论到上帝如何在受造界中彰显自己，这种漠视几乎无异于亵渎。我们非但没有善用并分享上帝所赐予我们的，反而将其挥霍浪费。罪的影响亦显明于现代科技发展中——常以毁灭生命的方式推进（如研发安乐死技术或热核武器），或以不道德的手段将人视同机器（诸如基因改

造和利用人类胚胎进行科学研究)。我们看到罪在音乐和艺术领域的影响,今日,神圣之美的悲剧性丧失,所产生的乃是荒诞、非理性,甚至残酷。我们甚至在娱乐活动中也看到罪的败坏——想想业余和专业体育比赛中使用兴奋剂的作弊行为,或者美国人如何在休闲活动中也带着工作心态。

罪给世界带来了何等深重的苦难!而堕落教义为我们的一切苦难提供了何等清晰的解释!现在我们能明白为何事物会如此严重地偏离正轨。基督教历史比其他任何世界观都更好地解释了我们生存中的痛苦与表面上的无意义。它解释了洗碗洗衣等家务劳动的繁琐,解释了我们对于化学药物或其他方面上瘾的无力抗拒,解释了为何普通工人需要做越来越多的工作却得到越来越少的报酬。它解释了为何教会领袖会陷入性丑闻和财务丑闻,解释了为何家庭会因离婚而破碎、邻居会为分隔财产的篱笆争吵不休。

有关罪的教义也解释了更广阔世界的深层邪恶。它解释了为何安乐死正成为后现代生命伦理学的圣礼,解释了为何持自动武器的杀手会袭击学童,解释了为何黑暗势力在城市社区聚集。它解释了为何流浪儿童生活在蒙古的下水道、罗马尼亚的地铁和墨西哥城的贫民窟,解释了中东地区无休止且看似无解的敌意,解释了全球教会所受的迫害。我们不该对这些苦难感到惊讶——正如某人遭遇背叛伤害时所说:“这不过是个罪恶的世界,仅此而已。”

但还有更深的层面——死亡,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参罗 6:23)。

这是上帝在伊甸园中首次对悖逆发出的警告：“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创 2:17）如今我们皆有一死；因在亚当里犯罪，我们也在亚当里死亡（参林前 15: 21-22）。我们在灵性上是死的，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弗 2:1）。不久我们将面临肉体的死亡——这不仅因为死亡是自然宇宙中生命的一部分，更因上帝要审判我们的罪。这无可逃避的死亡确凿地证明我们是追求不敬虔荣耀的罪人。死亡最能显明人与神的隔绝，它剥去一切自诩为神的虚妄。这就是我们境况的虚空：终将归于起初所出之地。非但不能治理全地，反要被地所制服，因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参创3:19）。至于那些在基督以外死去的人，将要经历第二次的死，比第一次可怕千万倍，且是永永远远的（启 20:14-15）。

对人类悲剧最透彻的诠释莫过于圣经所表明的有关罪的教义。菲利普·埃奇库姆·休斯（Philip Edgcumbe Hughes）写道：“这正是人类及其所处世界一切问题的根源与解释。这是堕落之人无可避免的致死顽疾。²⁹”我们的堕落如此之深，以致罪已成为渗透并扭曲一切人类活动的痼疾。上帝起初所设定的——家庭、城邑与社会，科学与技术、律法与政治、商业与艺术——似乎都已失落，全然失落。世界之所以如此，我们之所以如此，皆因我们已堕入罪中。

恩典：持续进行中的工作

但人类并非毫无盼望。事实上，认清问题的本质有助于我们看见解决之道。人类的问题在于罪——我们天然倾向于追求自己的荣耀，而非寻求上帝的荣耀。然

而当我们最终确信自己处于失丧与罪恶的境况——连同其一切致命的后果——才会开始呼求唯独上帝能施予的拯救，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徒 16:30）。

答案显然不可能存在于我们自身。人类正深陷日益加剧的困境，我们需要的是上帝亲自施行拯救。正如圣经所启示：“救恩属乎耶和华”（诗 3:8；参拿 2:9）。虽然自然界能教导我们关于创造与堕落的真理，但唯有圣经向我们显明这恩典中赎回的简明真谛：“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 16:31）。这种基于信心的救恩之道与依赖人为努力的宗教形成尖锐对比——包括那些将好行为作为救恩根基的所谓“基督教”的宗教。

如同创造，救赎也是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圣父、圣子与圣灵共同以爱的主动介入我们失丧堕落世界的救赎——而救赎的首要执行者是圣子。圣父所预定、圣灵所实施的救恩，由圣子全然成就。这正是圣经的伟大主题：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概言之，创世记1-2章关乎创造，创世记3章关乎堕落，而圣经余下部分则记载上帝藉着圣子的位格与工作向罪人所施的慈爱与恩典。上帝拯救计划的慈爱与怜悯，或许最完美地体现在耶稣自己的话语中：“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约 3:16-17）。

为完成这救赎大工，耶稣首先进入他所创造的世界，亲身承受堕落世界的苦难。这位创造并维系宇宙的上帝之子，“最终且永久地融入这受造界，为要救赎它。”³⁰

在他道成肉身时，圣子成为人，从而体验了我们具身性的存在。继而他在人性中完全遵行了上帝的律法，成就了我们的因亚当而破坏的圣约。虽然耶稣自己从未犯罪，却仍承受了堕落世界中生活的苦难与悲哀，包括软弱、疼痛、哀伤、残酷、迫害、折磨，最终是死亡。因此我们拥有一位全然理解我们当下生存中一切患难与试炼的上帝。

不仅如此，耶稣实实在在地为我们的堕落而有的罪境况采取了行动。尤其是他的受难与复活成就了我们的救恩。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他亲自承担了我们应受的刑罚，承受了上帝对我们罪恶的圣洁忿怒。耶稣替我们而死。随后他从死里复活，带着永生的能力归来。这救恩的福音——恩典的佳音——就是耶稣为罪人钉死十架又从坟墓复活。如今藉着复活的大能，耶稣恢复并更新了人类因亚当堕落所丧失的一切。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工，上帝引领我们从罪恶到恩典，从疏离到和好，从死亡到永生。

我们领受这一切救恩祝福的途径，唯独是藉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既然耶稣已成就了救赎之约（即基于基督工作的恩典之约）的所有条款，我们唯一所需的就是信靠他已完成之工。当我们藉信心与耶稣联合，藉圣灵与他合一，他所有的一切就成为我们的产业。

正是在耶稣基督的位格与工作中，我们寻得上帝解决人类罪恶的全部方案。他在十字架上的赎罪祭，替我们承受了本当由我们承担的刑罚，从而除去了我们的罪咎。如今我们罪的咎责既已除去，便得与上帝相交：“因为我们

作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罗 5:10）。我们也在人际层面经历和好，因着上帝的恩典使我们能以爱心与人相处。最宝贵的是，藉着十字架与空坟墓，我们胜过了那终极的仇敌——死亡（参林前15:55-56）。凭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深知“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帖前 5:9）

许多基督徒倾向于将救恩视为个人性的——当然，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下的恩典确实是为我们每个个体。我就是那位藉十字架与空坟墓蒙耶稣拯救的人；就是那位在称义中被宣告为义、站在上帝面前的罪人；就是被收养进入天父家中的孤儿；就是藉圣灵更新之工逐渐成圣的不洁罪人；就是那位正在被塑造成耶稣基督样式、从而按创造主形象被重造的残缺形象（参西 3:10）；就是那位将在末日复活、以不朽荣耀被更新的堕落受造者。

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也正成为一个在各个领域都学习以基督徒的方式思考的人。上帝借着更新我的心意来改变我（参罗12:2），使我的一切心思都被夺回，顺服基督（参林后10:5）。因此，他在我生命中所施行的恩典之工，也包括教导我以基督徒的眼光来看待整个宇宙。圣灵逐渐在我里面动工，恢复我因堕落而丧失的关于上帝、自我与世界的真知识。如今我终于开始按应有的方式——即上帝看待事物的方式——来认识世界。基督徒世界观的形成，本身就是上帝救赎恩典的恩赐；而这恩赐，只赐给那些信靠上帝成文之道与道成肉身之圣言的人。

然而，我们必须明白，上帝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新生命，远远超越个人得救的层面。上帝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所成就的救赎性更新，也会影响他人，因为我们由此成为一个新群体的一员——一个在基督里蒙赦免的群体。我们一同借着服事那些正承受堕落所带来的摧残与疏离之苦的人，来拓展上帝的国度——也就是上帝的统治。

上帝终极的目标莫过于整个宇宙的救赎。现今受造之物正因我们的罪而叹息劳苦，但这只是暂时的，并非永恒：“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罗 8:19-21）。因此救赎与创造并非割裂——正是这个曾被上帝创造、如今因罪失落的世界，成为他定意救赎的对象。他的计划不是毁灭宇宙，而是“修复被罪摧毁的受造界”³¹，最终建立新天新地（参彼后 3:11-13）。

耶稣基督居于上帝救赎计划的核心。万有“也靠他而立”（西 1:17），上帝“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西 1:20）。如今耶稣基督坐在天国的宝座上，为上帝的荣耀统管万有。这一伟大真理曾激励荷兰神学家兼政治家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宣告：“在我们人类存在的整个领域，没有一寸土地不听见那位统管万有的基督宣告：“这是我的！”³²

若基督至高无上，为上帝的荣耀统管万有，我们就当在生命的每个层面——在上帝眼中皆为神圣的领域——承认他绝对的主权。我们蒙召不仅是为信靠

耶稣得救恩，更要在一切所行之事上为他而活。华腓德

（B. B. Warfield）写道，一个信上帝的人，应当立志“让上帝在他一切的思想、情感和意志中都真正作上帝——在他全部生命活动的范围内，无论是理智的、道德的，还是属灵的；并在他一切个人、社会和宗教关系中始终如此。³³”当我们献身于基督的事工时，便成为他在这世上施行救赎的器皿。

上帝以两种独特方式施行他恩慈的救赎之工。广义而言，他透过万事运作，包括那些不承认他至高权柄之人的生活际遇。神学家称此为“普遍恩典”。上帝并非只将一切恩赐与恩典赐给基督徒。正如圣经所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雅1:17）这意味着上帝甚至透过非基督徒成就他在世上的恩典旨意。他们的工作、科学与艺术创作都归给上帝某些荣耀，即便这并非他们的本意。就此而言，莫扎特（至少在其大半生中并非实践信仰的基督徒）在其音乐中归给上帝的荣耀，与巴赫（他在许多乐谱署名“S.D.G.”，即荣耀唯独归于上帝）并无二致。

然而普遍恩典并非救赎恩典，受造界伴随的祝福仍远不及救赎；它们不能引领任何人进入永生。因此耶稣赐下我们通常所称的大使命，差遣我们进入世界传扬得救的福音。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28:18-20）。因此，我们宣扬耶稣基督受死并复活的佳音，目的是救人脱离罪恶，使他们在进入荣耀之前，先被带入蒙恩的地位。

然而请注意，这大使命包括教导人遵守上帝所吩咐的一切（参太28:20）。因此，上帝国度的大使命必须涵盖完整的基督教世界观，即上帝正在带入世界的全备救恩。基督徒无需在传福音与文化参与之间作选择。这是“两者兼得”而非“非此即彼”，因为大使命恢复了我们的文化使命。³⁴ 区别在于如今我们拥有上帝的恩典，能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下履行这使命：“当父神以他全权的灵唤醒我们时，我们从基督的生命中汲取复活的大能，使我们能爱上帝的世界，同时等候它完全的复兴。”³⁵

上帝救赎的恩典正在我们里面、也借着我们运行，为要恢复一切在创造中所赐下、却因堕落而失落的事物。他在救赎中的旨意与创造时同样广阔，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呼召正是上帝在世救赎工作的一部分。藉着基督里上帝的恩典，我们重获心灵“崇高圣洁的呼召——将生命的每个领域与一切可支配的精力都奉献给上帝的荣耀。”³⁶ 尽管我们屡屡失败，借着圣灵恩慈的工作，我们仍能不断前行，使万事逐渐恢复其受造时原有的目的。这正是我们人生意义之所在：从今以后，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为尊荣耶稣基督而行。

如今我们得以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以敬畏与喜乐颂赞他圣洁之美。我们能在这个有道德准则的宇宙中作为有道德的存在而活，遵守上帝的律法（虽不完全）。我们也能够用身体尊荣上帝，把身体视为圣灵的殿，并将肢体献作义的器具。用身体尊荣上帝，也包括我们的性；惟有在顺服上帝的纯洁与贞洁中，性才能获得最真实的自由与最深的喜乐。甚至我们所忍受的身体苦难——如残疾与疾病——都具有终极的救赎目的，因上帝能使用邪恶成就我们的益处与他的荣耀（参看罗8:28）。

如今我们能在婚姻与家庭中尊荣基督，因圣灵修复破裂的关系，使我们能以温柔的敬虔履行家庭责任。生育之苦本身虽痛，却成为上帝用来建立他国度的恩典途径。如今我们能在社群中尊荣上帝，关注邻舍的需要，跨越种族与社会隔阂，建立助人茁壮的关系。我们也为上帝的荣耀而工作，在蒙救赎的位格中，透过日常呼召——无论上帝赋予何种职分——来侍奉他。他既是我们的主顾又是雇主，正如圣经所说：“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里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西 3:23 - 24）。

如今我们能照管世界，既享受其丰饶，又保护资源并与匮乏者分享。我们能追求公义，对本地与全球的贫苦受迫者展现关切，在上帝的权柄下，以合宜的权力行使为他们发声。

如今我们能在圣洁智慧的约束下探索科学，在慈善的纽带中经营商业。我们能歌唱、演奏、绘画、雕塑以归荣耀于上帝，既清醒认知堕落人性的痛苦，又在救赎的盼望中喜乐。我们能参与建造并管理上帝始终要我们建立的伟大城邑——不为自身荣耀，只为他的威严，因生命的每一层面都在爱的共同体中寻得圆满。

这一切都是上帝在世上施行仁慈救赎之工的一部分，也就是上帝国度的建造。上帝要拯救的不只是我们的灵魂，还包括我们的身体，并藉着我们的身体，拯救整个受造界。我们自己也是这计划的一部分。我们通过履行大使命和文化使命，参与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从而在一切生命中活出上帝恩典的果效。亚伯拉罕·凯波尔曾说，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必须在每一个领域中，发掘上帝隐藏在自然界与人类生活中的宝藏，并发展其中所蕴藏的潜能。”³⁷

与这一关于上帝国度的整全异象相呼应，比尔·埃德加(Bill Edgar)精辟地将基督教世界观描述为具有“三重焦点”的视野。透过创造、罪与恩典这三重透镜，我们能在当下经历中感知救赎历史的三个阶段。埃德加写道：

首先，创造仍是美好的，它仍在上帝的护理下运作。其次，万物都已扭曲堕落，偏离了他们原来的发展轨迹。然而第三，我们仍有盼望。随着启示逐步展开，我们对这三方面都有了更深的认识，尤其更明白我们盼望的本质，也就是福音。这福音乃是佳音：尽管罪已经进入世界，上帝仍如此爱我们，以致罪绝不会拥有最后的定论。³⁸

荣耀：终极的乐园

不，罪并非最终的结局，因为我们活在将来荣耀的盼望中。救赎的伟大奥秘之一在于：我们如今还没有完完全全实现荣耀上帝的崇高呼召。正如圣经所言：“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来 2:8）。上帝正在世上施行恩典之工，虽然这工作有时看来进展缓慢；即使在上帝子民

的群体中，我们所看见的，也不过是那将要显现之荣的片段。我们如今已在恩典之下，却尚未进入荣耀。复一切因堕落而失落之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因此，我们现今所经历的，正是神学家们有时所称“已然”与“未然”。上帝已在基督里成就了我们的救赎，尚未完全实现他那将临之国度的一切应许。换言之，们正生活在十字架的苦难与空坟墓的喜乐之间。因着罪死亡幽暗的朽坏仍遍布四周；然而，将来复活的曙光已照亮我们的道路。复活的基督在我们现今的苦难中与们同在，因此，我们怀着对上帝那完美未来的盼望而活基督教历史的世界观对尚未到来的事有何启示？

我们知道，当我们离世时，便要进入上帝的同在。这是任何一种世界观都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我死后会怎么样？死后还有生命吗？印度教认为，人死后会转生为另一种生命形态；泛神论认为，人会与宇宙融为一体；进化自然主义则认为，人死后便彻底消灭。因此，许多人只为眼前而活，很少思想自己永恒的归宿。但基督教宣告死亡并非终点。身体暂时归于尘土（这是上帝对我们罪的咒诅结果），灵魂却回归造物主。正如圣经所说：“离开身体”就是“与主同住”（林后 5:8）。

我们也知道将来耶稣必再来，终结地上的一切。有人怀疑这是否真实，但圣经清楚表明：“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彼后 3:7）。并且“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销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彼后 3:10）。

我们也知道，当耶稣再来时，他将作为最终审判的审判者降临。按照上帝完美的公义，一切冤屈都将得平反，一切账目都将被清算。这意味着每桩罪孽都将暴露无遗。圣经说：“因为人所作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 12:14；参罗 2:16）。对于那些死在基督以外的人——那些始终活在罪恶的反叛中、从未凭信心和悔改归向耶稣的人——审判将带来永刑。但那些藉十字架与空坟墓寻求赦免的人，将因耶稣基督完全的义得救；上帝必接纳我们归于他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耶稣将在时代的终局归来，“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希奇”（帖后 1:10）。

唯有那时——唯有当耶稣再来时——世界才能成为上帝旨意中的完全形态，我们也才能成为上帝旨意中完全的样式。这是上帝自永恒以来一直工作的终极目标。万有不仅本于上帝，更是归于上帝，为要在基督里荣耀他。这目标曾因堕落受挫，但上帝从未停止推进，终必成就。上帝对这堕落世界的不满不亚于我们，但与我们的无能为力不同，他既能也必施行拯救。耶稣基督必须作王，直到万有都服在他脚下，使上帝在万有之上为万有之主（参林前 15:25,28）。

若耶稣将统管万有，那么救恩必然远超个人得永生这般狭隘。将临的荣耀具有宇宙性的规模，不仅包含新天，也包括新地——整个受造界将在基督里被重新创造，恢复其原初设计。乐园不仅要重新得回，更要臻于圆满：“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记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为看哪！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赛65:17-18；参启21:1）。

圣经将这些喜乐的景象明确地放在一个城市的背景中。历史始于伊甸园，但将终结于圣城——新耶路撒冷这座花园之城。使徒约翰如此描述：“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

（启 22:1-2）。

当我们思想文化使命与群体生活的深层需要时，就完全明白为何我们的未来与城市相连。在上帝的天上圣城中，所有人际关系与活动都将汇聚成其被造时的本真样态。那未来世界的生命并非与现今经验割裂，而是其成全与终极实现。上帝要恢复、更新并救赎的正是这丧失堕落的受造界。圣经论及那永恒国度时说：“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与那城。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与那城”（启 21:24,26）。即便我们尚未完全明白这应许的全部含义，圣经已清晰显明现在与未来的关联——届时列国的荣耀将成为上帝的荣耀。

荣耀将带来我们身体的救赎。这正是基督徒在宣告我们相信“身体复活”。上帝计划救赎的，不只是我们的灵魂，而是全人：“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微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腓3:20-21）将来的生命并非无形无质，而是有形有体的生命。在我们复活得荣、与基督复活之身相似的身体里，我们将完整体验复活的生命，灵与肉全然更新。

荣耀也将带来关系的救赎。在新天新地中，我们将作为上帝的新家庭，生活在完全的和谐、平安与公义中。我们将同心为上帝的荣耀而工作，并寻得游戏之乐的极致。圣经中最幸福的应许之一，是撒迦利亚关于新耶路撒冷的预言：“城中街上必满有男孩女孩玩耍”（亚 8:5）。圣经并未说明孩子们将玩什么游戏——或许是跳绳、捉迷藏，或是骑踏板车。我总想象他们在玩棍球，但无论如何，重点在于：上帝永恒的国度将是完全平安与嬉戏喜乐之地。

至于生命中其他各个领域，又当如何呢？它们在创造之初原是美好的，却因堕落而失落，如今又开始借着恩典得以恢复；将来，它们必被更新，重归起初的荣美。试想一下，在新天新地里，我们将在科学上有何等奇妙的发现！我们将创作何等美妙的音乐，又将写出何等动人的诗篇！一切艺术都必蓬勃兴盛，完全实现其真正的目的——将荣耀归给那良善、真实而荣美的上帝。

然而，论到我们永恒的归宿，最重要的当然是上帝自己，以及对上帝的敬拜。使徒约翰在荣耀的异象中，看见天使与众圣徒如同层层同心圆一般，现今就环绕在上帝的宝座周围。而他们颂赞的最中心，乃是无限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他接受普世的敬拜与至高无上的赞美：

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启5:12-13）

这原是上帝从起初定下的旨意。他创造万有并救赎我们脱离堕落之境，正是为此。宇宙万物藉着基督而造，靠着基督而立，也归于基督，好叫他得着唯独配得的荣耀。基督教世界观最终指向一个永不止息的赞美高潮。

知晓这些事必将成就有何意义？荷兰神学家G. C.伯克维尔(G.C.Berkouwer)道，福音信息不仅是属灵的“好消息”，更是“关乎人类全备存在的佳音”。圣经的盼望“包含新天新地，而现世生命正是植根并发源于这盼望。唯有注目上帝的未来，方能领悟当下生命的丰盛。”³⁹换言之，基督教的荣耀观使我们得以全然看清世界真实完整的图景。在这堕落世界的诸般苦难中，我们不至绝望，反靠着耶稣基督里的恩典——并荣耀的盼望——同心竭力追求上帝的国度。

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某位君王欲建造一座宏伟教堂。工程进展顺利时，王亲临工地询问工人们正在做什么。一个人回答说，他正在切割一块石头。他的注意力仅仅集中在眼前的工作上。另一个人说，他正在琢磨一块石头，好完成一道拱门。他更清楚自己的工作如何与其他人的工作彼此配合。然而，还有一个人告诉国王，他正在为上帝的荣耀建造一座教堂。这个人拥有最大的喜乐，因为他最透彻地明白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他有一种世界观，能够将自己具体的呼召，与上帝对整个宇宙的终极旨意联结起来。

你知道自己被造的目的吗？是否已经领受了以基督为中心来看待万物的世界观？是否已经接受呼召，立志要在生命的各个层面荣耀三位一体的上帝，并永远以他为乐？

持守正确的世界观对今世与永恒都具有重要意义。它帮助我们明白上帝创造世界及其中万有的目的；也使我们能以正确的眼光，看待堕落世界中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它更赐给我们对未来实况的盼望，而这盼望塑造着我们现今生活的一切，直到耶稣得胜再来之日，宣告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启21:5）

延伸阅读

卡森(D. A. Carson)、约翰·D. 伍德布里奇(John D. Woodbridge)编。

《上帝与文化: 纪念卡尔·F·H·亨利(Carl F. H. Henry)文集》

(God and Culture: Essays in Honor of Carl F. H. Henry)。密歇根州大急流城:Eerdmans, 1993。

威廉·埃德加(William Edgar)。《真理的全备荣美: 推介改革宗信仰》

(Truth in All Its Glory: Commending the Reformed Faith)。新泽西州菲利普斯堡:P&R Publishing, 2004。

亚瑟·F. 霍尔姆斯(Arthur F. Holmes)。《世界观的轮廓》(Contours of a World View)。密歇根州大急流城:Eerdmans, 1983。

格雷戈里·约翰逊(Gregory Johnson)。《上帝眼中的世界: 关于文化、工作、科学、性及其他一切事物的圣经观》(The World According to God: A Biblical View of Culture, Work, Science, Sex and Everything Else)。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 InterVarsity, 2002。

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加尔文主义: 六篇斯通基金讲座》(Calvinism: Six Stone Foundation Lectures)。密歇根州大急流城:Eerdmans, 1943。

大卫·诺格尔(David Naugle)。《世界观: 一个概念的历史》(Worldview: The History of a Concept)。密歇根州大急流城:Eerdmans, 2002。

南希·皮尔西(Nancy Pearcey)。《完全真理: 使基督教脱离文化的辖制》(Total Truth: Liberating Christianity from Its Cultural Captivity)。伊利诺伊州惠顿: Crossway, 2004。

■ 基督教世界观

利兰·赖肯 (Leland Ryken)。《得释放的想象力：以基督徒的方式思考艺术》(The Liberated Imagination: Thinking Christianly about the Arts)。伊利诺伊州惠顿：Harold Shaw, 1989。

詹姆斯·赛尔 (James Sire)。《给大象命名：作为概念的世界观》(Naming the Elephant: Worldview as a Concept)。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InterVarsity, 2004。

詹姆斯·赛尔 (James Sire)。《隔壁的宇宙：世界观基本指南》(The Universe Next Door: A Basic Worldview Catalog)。第4版。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InterVarsity, 2004。

注释

- 1 阿尔伯特·沃尔特斯 (Albert Wolters)，《重获创造：改革宗世界观的圣经基础》(Creation Regained: Biblical Basics for a Reformational Worldview) (密歇根州大急流城：Eerdmans, 1985)，2。
- 2 詹姆斯·奥尔特惠斯 (James Olthuis)，“论世界观” (On Worldviews)，载《彩色玻璃：世界观与社会科学》(Stained Glass: Worldviews and Social Science)，保罗·A·马歇尔 (Paul A. Marshall)、桑德·格里菲恩 (Sander Griffioen) 及理查德·J·莫 (Richard J. Mouw) 编，“今日基督教研究”丛书 (Christian Studies Today) (马里兰州兰纳姆：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9)，29。
- 3 兰登·吉尔基 (Langdon Gilkey)，《天地的创造主：基督教创造论研究》(Maker of Heaven and Earth: A Study of the Christian Doctrine of Creation)，“基督教信仰”丛书 (Christian Faith Series) (纽约州加登城：Doubleday, 1959)，193。
- 4 G. K. 切斯特顿 (G. K. Chesterton)，《异端》(Heretics)，转引自大卫·K·诺格尔 (David K. Naugle)，《世界观：一个概念的历史》(Worldview: The History of a Concept) (密歇根州大急流城：Eerdmans, 2002)，xi。
- 5 莎伦·贝恩 (Sharon Bain)、朱迪思·格雷格 (Judith Greig)、斯蒂芬·黑格 (Stephen Hague)、徐塞缪尔 (Samuel Hsu)、尼尔·尼尔森 (Niel Nielson)、乔纳森·奥尔森 (Jonathan Olsen)、南希·皮尔西 (Nancy Pearcey)、利兰·赖肯 (Leland Ryken) 及大卫·斯基尔 (David Skeel) 所提供的真知灼见，使本小册子得到了极大的改进。
- 6 乔治·巴纳 (George Barna)，《像耶稣一样思考》(Think Like Jesus) (亚拉巴马州莫比尔：Integrity, 2003)，23。
- 7 帕特·莫利 (Pat Morley) 在《开展男性门徒训练计划的理由》(The Case for a Men's Discipleship Program) 一文中记录了这些统计数据，载《镜中一瞥》(A Look in the Mirror)，第120期 (无日期)：1-2。
- 8 诺格尔 (Naugle)，《世界观》(Worldview)，260。
- 9 克里斯蒂安·史密斯 (Christian Smith) 与梅琳达·伦德奎斯特·登顿 (Melinda Lundquist Denton)，《心灵探索：美国青少年的宗教与属灵生活》(Soul Searching: The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Lives of American Teenagers)，转引自凯文·布赖廷格 (Kevan Breittinger)，《孩子们有信仰，成年人也当如此》(The Kids Have Faith, So Should the Adults)，《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2005年3月12日。
- 10 查德·艾伦 (Chad Allen)，2006年1月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拉里·金现场》(Larry King Live!) 节目中播出的访谈。
- 11 弗朗西斯·A·薛华 (Francis A. Schaeffer)，《昔在现在的上帝》(The God Who Is There) (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InterVarsity, 1968)。
- 12 弗朗西斯·A·薛华 (Francis A. Schaeffer)，《上帝在那里，并且没有沉默》(He Is There and He Is Not Silent) (伊利诺伊州惠顿：Tyndale, 1972)。

- 13 弗朗西斯·A. 薛华 (Francis A. Schaeffer), 转引自南希·皮尔西 (Nancy Pearcey), 《完全真理: 使基督教脱离文化的辖制》(Total Truth: Liberating Christianity from Its Cultural Captivity) (伊利诺伊州惠顿: Crossway, 2004), 15。
- 14 乔纳森·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转引自杜安·利特芬 (Duane Litfin), 《构想基督教大学》(Conceiving the Christian College) (密歇根州大急流城: Eerdmans, 2004), 91。
- 15 约翰·派博 (John Piper), 《以上帝为中心的万有异象: 乔纳森·爱德华兹的遗产》(A God-Entranced Vision of All Things: The Legacy of Jonathan Edwards) (伊利诺伊州惠顿: Crossway, 2004), 24。
- 16 参托马斯·波士顿 (Thomas Boston), 《人性四重状态》(Human Nature in Its Fourfold State) (1720; 重印本, 爱丁堡: Banner of Truth, 1989), 8:9-375。
- 17 理查德·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 《伊甸园之河: 生命的达尔文主义观》(River Out of Eden: A Darwinian View of Life) (纽约: HarperCollins, 1995), 133。
- 18 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 《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约翰·艾伦 (John Allen) 译 (费城: Westminster, 1949), 1:52。
- 19 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 (Gerard Manley Hopkins), 〈上帝的荣美〉(God's Grandeur), 载《诺顿英国文学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第3版, 迈耶·霍华德·艾布拉姆斯 (Meyer Howard Abrams) 编 (纽约: Norton, 1975), 2297。
- 20 马修·阿诺德 (Matthew Arnold), 〈隐埋的生命〉(The Buried Life), 载《诺顿英国文学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修订版, M. H. 艾布拉姆斯 (M. H. Abrams) 总编, 2卷 (纽约: Norton, 1968), 2:1021。
- 21 让-保罗·萨特 (Jean-Paul Sartre), 《存在主义与人道主义》(Existentialism and Humanism), 载《现代传统: 现代文学的背景》(The Modern Tradition: Backgrounds of Modern Literature), 理查德·埃尔曼 (Richard Ellmann) 与小查尔斯·菲德森 (Charles Fiedelson Jr.) 编 (纽约: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828。
- 22 关于人身上上帝形象的完整圣经分析, 参菲利普·埃奇库姆·休斯 (Philip Edgcumbe Hughes), 《真实的形象: 人在基督里的起源与归宿》(The True Image: The Origin and Destiny of Man in Christ) (莱斯特: Inter-Varsity, 1989)。
- 23 乔纳森·爱德华兹 (Jonathan Edwards), 〈杂记〉(Miscellanies), 第448则, 载《乔纳森·爱德华兹著作集》(The Works of Jonathan Edwards), 托马斯·谢弗 (Thomas Schafer) 编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3:495。
- 24 奥古斯丁 (Augustine), 《忏悔录》(Confessions), 亨利·查德威克 (Henry Chadwick) 译 (牛津: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
- 25 约翰内斯·开普勒 (Johannes Kepler) 致赫瓦特·冯·霍恩堡 (Herwart von Hohenburg) 的书信, 转引自杰拉尔德·霍尔顿 (Gerald Holton), 《科学思想的主题起源》(Thematic Origins of Scientific Thought) (马萨诸塞州剑桥: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84; 以及 A. C. 克龙比 (A. C. Crombie), 《从奥古斯丁到伽利略》(Augustine to Galileo), 第2版, 2卷 (马萨诸塞州剑桥: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2:195。
- 26 约翰·弥尔顿 (John Milton), 《失乐园》(Paradise Lost) (纽约: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51), 第9卷, 第1187-1189行。

■ 基督教世界观

- 27 菲利普·埃奇库姆·休斯 (Philip Edgcumbe Hughes), 《真实的形象: 人在基督里的起源与归宿》(The True Image: The Origin and Destiny of Man in Christ), 142。
- 28 布莱兹·帕斯卡 (Blaise Pascal), 《思想录》(Pensées), 第409则 (伦敦: J. M. Dent, 1931)。
- 29 休斯 (Hughes), 《真实的形象》(The True Image), 136。
- 30 利特芬 (Litfin), 《构想基督教大学》(Conceiving the Christian College), 44。
- 31 诺格尔 (Naugle), 《世界观》(Worldview), 284。
- 32 亚伯拉罕·凯波尔 (Abraham Kuyper), 《领域主权》(Sphere Sovereignty), 载《亚伯拉罕·凯波尔: 百周年纪念文选》(Abraham Kuyper: A Centennial Reader), 詹姆斯·D. 布拉特 (James D. Bratt) 编 (密歇根州大急流城: Eerdmans, 1998), 488。
- 33 本杰明·布雷肯里奇·华腓德 (Benjamin Breckinridge Warfield), 《作为神学家的加尔文与今日的加尔文主义》(Calvin as a Theologian and Calvinism Today), 转引自A. N. 马丁 (A. N. Martin), 《加尔文主义的实践意义》(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Calvinism) (爱丁堡: Banner of Truth, 1979), 4。
- 34 格雷戈里·约翰逊 (Gregory Johnson), 《上帝眼中的世界: 关于文化、工作、科学、性及其他一切事物的圣经观》(The World According to God: A Biblical View of Culture, Work, Science, Sex and Everything Else) (伊利诺伊州唐纳斯格罗夫: InterVarsity, 2002), 177。
- 35 同上, 13。
- 36 亚伯拉罕·凯波尔 (Abraham Kuyper), 《加尔文主义讲座》(Lectures on Calvinism) (1931; 重印本, 密歇根州大急流城: Eerdmans, 1994), 24。
- 37 同上, 31。
- 38 威廉·埃德加 (William Edgar), 《真理的全备荣美: 推介改革宗信仰》(Truth in All Its Glory: Commending the Reformed Faith) (新泽西州菲利普斯堡: P&R Publishing, 2004), 148。
- 39 G. C. 伯克豪威尔 (G. C. Berkouwer), 《基督再临》(The Return of Christ) (密歇根州大急流城: Eerdmans, 1972), 199、230。

“菲利普·赖肯紧紧把握创造、堕落、救赎与荣耀这些伟大的圣经主题，不仅阐明其含义，也揭示其深远意义，写成了这本精湛的入门读物。本书为读者提供了极佳的引导，使他们能够从中获益，并将这些探索延续一生。

——马克·诺尔（Mark Noll）

基督教与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对于我们的工作、休闲以及所做的一切，圣经是否提供了相应的视角？如果是这样，我们要如何得到这样的视角？

许多人渴望以圣经的眼光看待人生，却未能将这种合乎圣经的思维方式——也就是世界观——贯彻到生活的各个层面。赖肯揭示了基督徒世界观的基础，并说明这种世界观如何影响人对上帝、创造、家庭、工作、艺术及其他问题的看法。

“信仰基要”系列向读者介绍改革宗教义与实践的基本内容。在涉及教会治理与实践的问题上，本系列以改革宗体制为框架；除此之外，也适用于各种教会处境。

菲利普·格雷厄姆·赖肯（Philip Graham Ryken）现任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院长，曾任第十长老会教会（Tenth Presbyterian Church）主任牧师十年。